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魯齋集卷十四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侍讀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楊鸞

魯齋集卷十四

宋　王柏　撰

傳

宗忠簡公傳

宗澤字汝霖婺之義烏人天姿沈毅識度深遠才敏而用周至大至剛之氣始終不屈讀書過目不忘尤邃於春秋左氏程文有心不可欺之說有司喜曰吾為朝廷得人矣登元祐六年第宣仁聖烈垂簾有詔對策限以

字數同輩相告必如詔可中程公曰事君自今日始豈可希前列效寒蟬乎遂力陳時病幾萬餘言八年以將仕郎調大名府館陶縣尉嘗攝邑事吏以少年易之及聽訟迎刃而決不淹月大治吕惠卿移帥鄜延以幙屬辟公力辭不受調衢之龍游令丁内艱除服調膠西令按治宿姦不畏强禦捕羣盜數十焚其廬威譽赫然丁外艱服除調晉州趙城令言於朝曰趙城前有并河汾陽之險後有晉絳蒙坑之固左霍邑右太行沃野百里

實用武之地乞援楚之漣水澶之德清命以軍額屯兵以備不虞不報公曰今国承平無虞佗日當有知吾言者政和三年知萊州掖縣部使者以朝命科取牛黄公力拒得免公曰吾之為邑始之以信濟之以威信既孚矣威亦何用五年通判登州時朝廷遣使由海道與女真結盟公憂形於色曰軍衅自此始矣有道士高延招倚林靈素淩滅郡邑公窮治其罪不顧及公丐祠而歸結廬山水間有終焉之志道士以公改建神霄宮不當

訴于朝而靈素主之遂褫秩羈置鎮江公聞命就道無纖芥愠宣和三年始復承事郎就差鎮江府酒官靖康元年北敵犯闕既退詔侍從舉知御史中丞陳過庭以公薦八月召擢宗正少卿使金以和議名公曰敵情不可測名不正則徒取辱耳請改為計議使且謂人曰此行必不返問其故則曰某豈能屈節外邦上辱君命邪必死敵議者以公太剛改命劉岑九月出知磁州時太原失守真定被圍即日單騎渡河繕城浚隍治器械募

義兵增價入粟為必守計不踰月而備上䟽乞邢洺磁相趙各募精兵二萬教習之使常有十萬兵遞相為援上嘉之諸郡議不合敵再南驚公大治兵與滑濬相掎角敵知有備乃東趍大名魏縣由李固渡渡河乃分兵攻磁公命神臂弓射退出義勇追斬數百級士氣益奮時王雲隨康王使金議和至磁公迎謁曰聞敵已由李固渡渡河矣萬一如肅王為敵所留雖悔何及力請輟行會百姓亦怨王雲邀王徇敵殺王雲遮馬留王王遂還

相州敵已圍京城十一月上除王為兵馬大元帥公與汪伯彦為副元帥以師入援十二月丁丑公與裨將秦光弼張德邀敵于李固渡口夜擣其壘破三十餘寨翌日王檄諸郡發兵會大名癸未公至大名王議師所向公請直趍開德入解京城之圍汪伯彦猶以和議難之獨王以為然戊子公提兵二萬趍開德擊敵十三戰皆捷會京城遣張澂持詔書同敵騎叩開德問王所在且言敵再議和援兵未宜遽進公曰此為敵所脇來款我

耳命壯士射之敵遁已而王命與黄潛善分統勤王諸
軍王檄諸帥以敵懐詐偽和實杜四方之師宜審料敵
勢可進則進公示諸將曰王已灼知敵情吾等可坐視
乎請王徧檄諸道約日同進時趙野為北道都總管范
訥為河北河東宣撫使合軍南京號宣總司偃然自衛
殊無進兵意公移書以大義切責之皆不答向子諲駐
宿趙子崧守陳何志同守許閭丘陞守濮曾懋守曹列
屯環京城無敢動翁彦國以經制使總東南兵駐泗不

行公獨以孤軍進至南華命裨將陳淬出敵不意擊之敵自宛亭過興仁府分兵寇開德公遣孔彦威與戰又破之公度敵必犯濮密戒權邦彦爲備敵果至濮公遣二千騎爲援敗之敵復向開德邦彦邦威合擊又破之公親率諸軍進衞南曰兩國搆兵我欲入覲君父遂揮而前敵陳兵以待公曰今前後皆敵壁進退等死耳當死中求生人人争奮無不一當百敵遂大敗斬首數千敵益生兵陽敗而却公曰彼十倍於我一戰遽却是必

有謀若襲我則殆矣即徙軍南華敵果夜至得空壁大驚次日公自南華過河躡擊又敗之公所得俘囚問京城動息又得王傲知二聖北狩天族偕遷公北向號慟即日自臨濮趍滑州由黎陽大伾邀乘輿孤軍進戰屯軍無一會者及聞張邦昌僭位即回戈內向先遣健步持檄慰撫京城又得王書言僭偽義當征誅聞其出于權宜未可重擾京城不若按甲近畿移書問故候得其實討之未晚公即移師覲衅且復王書曰姦臣邦昌竊據

寶位改元肆赦止勤王兵蓦跡顯然自古姦臣其初未
甞不僞爲謙退中藏禍心今二聖諸王北去惟大王在
天意可卜正宜有以歸天下之心不可緩也及聞都城
反正貽書于王曰今日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
與不得其道耳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
邪柔二曰納諫諍而拒謟諛三曰尚恭儉而抑驕奢四
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僞公謂人曰
結怨王之左右矣不恤也又累表請早決大計王命公

揔諸將於長垣韋城衛南南華屯衛五月王即位於南京詔公入對一論人主不可以喜怒為賞罰二論人主職在任相顧于稠人廣衆之中不以親疎不以遠近虚心謹擇參以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毋使小人參之三論臣下有懷姦藏慝嫉賢蔽善者當使耳目之官實心彈糾毋有所隱上納其言將留公黄潛善汪伯彥惡之出公知襄陽府復有割地請和之議公上疏曰陛下初紹大統奈何遽聽姦臣之言欲割地以啖敵乎前日

靖康姦臣未嘗議遣朝說一言以告和暮獻一說以乞盟詞卑禮厚惟敵是狗終有前日之禍宜人臣弗與敵共戴天而俱生臣意陛下亦赫然震怒一洗前日之耻未聞有所號令作新斯民豈可復徇姦邪之議哉為是說者既不忠不孝又壞天下忠義心而褫其氣臣願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上壯其言改知青州會李綱入相公與語及國事慷慨流涕綱為上言綏集舊邦非澤不可遂徙知開封府是時敵兵初退守備廢圮盜賊縱横公

下令曰為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羣盜屏息人情始安王善者河東之巨寇也領兵七萬寇濮州謂京城殘破不足語勇直欲據之公自料勢未易敵戒都統以下守城吾將親招之單騎竟造賊巢善亦訝公之來約與公會公略不出一語但執其臂仰天號慟徐曰朝廷二百年涵養當危難時無一人出為時用使當時如有公一二輩豈復有今日之患今正立功之秋王善為公忠義感動亦同聲而泣且曰敢不効力公附耳語之

曰來日當以節度使相處諸將謂公此行不復返矣及公歸諸將出迓公曰事畢矣善隨以狀至欲卜領衆歸降且有解甲帶甲之請公書從便二字善益心服越三日來降衆疑不決人情洶洶公獨信之篤也善以五百甲騎從餘皆解甲既至左右止之曰此留守司門擅入者處斬善乃下馬趨入拜于庭公繼以禮接之曰公禮相見不得不如此延之以飲臨行曰昨已許公節度使先援照帖當即具奏善大喜且請到寨撫諸將公許之

不疑既入寨蹝賞有差自是軍聲大振又有王再興掠西京李貴往來淮上楊進者號沒角牛及王進等頭項人所至侵掠公遍遣人諭以禍福招來之群盜素服公名相繼而至楊進者尤所敬慕公曰軍中老弱婦女久被驅虜吾不忍其無辜宜盡釋之進等奉命諸軍所放幾二萬人楊進屯城南王進屯城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領衆相拒于天津橋都人頗恐公以片紙喻之曰為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勝負自見二人相顧慚

沮而退公之去磁也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中軍將李世隆與將校郭進殺侃為亂至是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公世隆入拜公詰其亂之由世隆詞服笑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引出斬之時衆兵露刃于庭世興佩刀侍立左右皆悚公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世興感泣其後敵犯滑公謂世興曰試為我取之世興欣然受命勵衆至滑掩敵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以歸公復厚

賜之丁進者亦巨寇也其初來降人情鼎沸謂非真降者或請以兵陰衛公曰不然正當披心腹待之雖木石可使感動况人乎及進至公慰勞存撫又呼首領者數人飲食之待之如故吏明日按其寨進益感畏黨有陰結為亂者進自擒殺之有相率遁者進自追治之馬皋者進之次也每戰必先登一日傷而還公方撫勞而羽報又至公曰誰可代汝行者皋曰非皋不可裹瘡而前數日擒一將而歸趙海亦抬賊之雄也屯板橋輒塹路

設橋以阻行者閭劾百夠者八人過海營海怒曰我閭太尉邪悉竊之偵者以聞公呼之海以甲士五百公方接客遽語曰殺夠者誰海曰無之出報狀示海服命械繫獄客曰姑徐之奈甲士何公曰何怯邪治者某諸公何預喻次將曰領衆還營趙海巳械送所告偏裨善護卒伍明日誅海聞者股慄會公拘囚赦議者紛然獨許景衡言臣聞宗某之為尹政術卓然人誅鋤强梗撫循善良都城帖息莫敢犯者又方修

禦之備歷歷可觀臣雖不識其人竊用嘆慕開封乃宗
廟社稷之所在苟欲別選留守不識今之搢紳其威名
政績亦有加於澤者乎伏望上為宗社下為生靈特賜
主張厚加任使疏入上大悟封示公公感上知益自奮
勵且造決勝戰車千二百乘每乘五十有五人十乘為
隊坐作進退周旋曲折可以應用又據形勢立二十四
壁於城外駐兵數萬往來按試周而復始沿河鱗次為
壘結連兩河山水寨及陜西義士開五丈河以通商旅

京畿瀕河七十里命十六縣分守開濠植鹿角守備已固乃上表略曰今强敵尚熾群盜繼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係天下治亂之所關慮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不報又疏云回鑾汴京是人心之所欲妄議行幸是人心之所惡京師乃祖宗二百年基業今陛下一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每疏奏上以付中書黄潛善汪伯彦皆笑以為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

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十二月敵駐兵於河之北稍
南渡西犯汜水北侵胙城時擾滑濬公所屯河上諸
欲併兵禦之因乞濟師或曰敵鋒未易當不若堅守
固公曰去冬之變正坐此也命統制劉衍趍滑劉達
鄭各與卒二萬戰車二百乘以往初岳飛犯法有司
正典刑公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不加之罪留之軍
至是遣為踏白使以五百騎授之曰汝罪當死吾釋
問今當為我立功往視敵勢毋得輕鬭飛謝罪稟命

勇而前竟與敵接敗之公喜擢統領後遷統制自是每
必捷建炎二年正月敵復自鄭抵白砂鎮距京城四
里都人恐甚僚屬議守禦之策公方延客圍碁談笑
若衆不敢言而退各以己意部分兵伍撤城隍之梁
城而備公曰何張皇如是命諸軍解甲歸營曰吾遣
行必能禦寇復選精鋭數千益之潛戒曰宜繞出敵
設伏以待同至擊之又諭吏曰上元在邇可舉舊例
燈因弛夜禁士民遊觀如平時敵不敢進行與戰大

之遂復延津胙城河陰收其輜重甫及收燈捷書已至
衆益大服時有詔諸路兵馬以勤王為名因聚為寇議
所以杜絶之公上言曰向者京城被圍天下忠臣義士
憤痛爭奮越數千里勤王當時大臣無謀不能撫而用
之致有前日之變勤王之兵例皆無摩犒勞賞給不霑
流離困死弱者淪于溝壑强者變為寇盜豈其本心皆
上之人無以處之故耳今乘輿移蹕淮甸中原民無依
歸故姦宄乘釁而起且河東河西不肯從敵者皆自保

山寨縣其面各立名號以堅報國之心今所敓黄榜有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為聚寇之患如是則勤王者解體而河東河西民皆失望臣固知非陛下之本心乃代言者不能推廣徳意失言顧别降詔以慰悳元元二月敵犯西京公命統制官李景良閤中立郭俊民等領兵萬餘趍鄭大戰為敵所乘中立死之俊民降敵景良南遁公捕得之曰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恕私自逃遁是無我也兵法固如是耶命斬之繼而俊民與

敵將史官人燕人何仲祖王義等以數百騎直抵八角鎮與丁進遇擒之初欲持書誘公旣生致麾下公曰郭俊民吾統兵官也失利就死尚可為忠義鬼後有知者不失血食今全軀苟活反為敵人用何面目見人乎命斬之謂史官人曰京城不守主上巡幸領重兵在近畿命我守此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敵我反為兒女子語脅我邪亦斬之謂何仲祖曰爾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豈出得已犒而縱之敵 又犯滑公曰滑衝要必爭之地失之

則京城危不欲再勞諸將我當自行梁州防禦使張撝請自効公大喜即以鋭卒五千授之撝至滑率將士迎戰敵衆十倍或請少避之撝曰退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鏖戰至暮敵少却公遣統領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至撝再戰死之後一日宣與敵大戰於北門外士卒爭奮敵退河上宣曰敵必夜濟收兵不追及半濟而擊之殺傷甚衆公命載撝喪歸為之服緦厚加賻卹仍請于上贈撝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録其家四人敵自是

不復犯東京矣王策者遼之舊將善用兵敵以千騎付之往來河上公密遣統制官王師正擒之釋縛解衣坐之堂上喻以歸義協討策感泣誓以死報且具言敵中虛實公益喜大舉之計遂決時招撫河南群盜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粮支歲半公聞西河州縣敵兵不過數百人餘皆脅使從順日夜望王師之來復上疏大略言今之士大夫曾不為陛下思祖宗基業為可惜父母兄弟徯望救援之意西京陵寢為敵所據未有

寒食祭享之所又不為陛下思京師者天下之根本億萬生靈之塗炭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上遣中使撫喻時契丹九州人自歸中國者公引近座側推誠與語期奮忠義給資粮遣之且賜以公憑候官軍渡河以為信驗各令持數百本又為榜文散示陷沒州縣及為公據付中國被虜在北之人連結諸路豪傑日事可舉矣會諸將約日渡河故表請上還京尤力且言丁進有衆數十萬願守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闕楊進等領

衆百萬願北渡玆三頭項人皆同寅協恭共濟國事陛下速歸九重强敵羣盜皆無足畏矣不報五月再上疏且言今城壁已增固樓櫓已修飾龍濠已開浚兵械已足備寨柵已羅列戰陳已習熟人氣已勇銳蔡河五丈河皆流通陝西京東滑臺京洛敵兵已皆掩殺望陛下毋聽姦臣之言以失兩河之心沮萬民之氣又奏曰臣欲乘此暑月追王彥八字軍取懷衛濬相等州遣王再興護西京陵寢馬廣等取大名洺相真定楊進王善李

責等各以所部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水寨忠義相應者不啻百萬願陛下早下還京之詔臣當為諸將先則我宋中興之業必可致疏入黄潛善等忌公沮之公尹京幾歲武備不擾而辦屢出師挫敵抗疏請上還京凡二十餘奏初述都人之言曰陛下何不認我宗廟乎何不眷顧我朝廷乎何為使我社稷無所依乎何輕捨我生靈使無仰乎是都人之望陛下切切如此中則斥大臣之姦臣託曰時巡意圖偏伯忘宗廟朝廷之重違天

地神明之心棄大一統之規模毀二百年之基業且天下陛下之天下彼姦臣何恤于存亡如京師陛下之京師想憸倿安知夫去就但知親屬歸在江湖寧顧中原陷為敵國終則力陳其不忠不義者持禄保寵動為身謀謂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統之基業不足惜謂我京城宗廟朝廷府藏不足戀謂二聖天眷不足救謂諸帝陵寢不足護謂周室中興不足紹謂晉惠覆轍不足羞謂巡守之名為可效謂偏地之伯為可述儲金帛以為敵

資椿器械以為敵用禁守禦之招募處勇敢之拒敵也揞保甲以助軍處流移之復業也欺罔天聽凌蔑下民凡誤國之事無不為之言極切至而忌者益深公嘆曰吾志不得伸矣疽發病甚諸將排闥入問公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正以憂憤成疾耳而能為我殲滅敵人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不恨衆皆掩泣曰願盡死諸將出公曰吾度不起此疾古語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薨實七月十二日也年七十遺表猶贊上

還京先言己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云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鑾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威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上已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前東京留守命未下而訃聞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謚忠簡以杜充代公留守都人請于朝以公子頴得士卒心請繼其任詔以頴充留守判官充無意于敵盡反公之所為將士去者幾盡兩河豪傑皆不為用頴力丐終喪以歸葬于京口之峴山公平生律己甚嚴自奉

甚薄方謫居時饘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雖稍厚食不重味衣敝不易曰君父方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邪親戚故舊貧者輒予之家無留儲同舍生林迪先公登第音問不通者累年一日挈家謁公繼以疾告公往視尚能以後事屬公既卒公恤其家偹至以其女妻脩職郎康森且以己女妻森弟劦以申親好其子從公討賊補官為文登令公之急義如此者衆依公活者幾百人死之日風雨晦冥異常連呼過河者三無一語

及家事都人號慟朝野相弔出涕三學之士為文哭公者千餘人子頴終兵部郎中孫五人嗣益嗣尹嗣旦嗣良嗣安曽孫十有五人曽懋誌其墓云

大庾公世家傳

天地變化后皇妙合有子五人曰混沌氏赫胥氏若木氏金天氏中央氏帝出乎震木德先王封若木於東方賔出日啟土功掌萬物之生列受姓氏爵為上公子孫繁茂散居四方有三萬八千種其顯者有柏皇氏栗陸

氏其餘材器皆足任使惟不失若木氏作酸之正性者獨梅氏之宗焉梅氏二子長曰不次曰仁不字伯華仁字仲實伯華者精神玉雪德馨遠聞風霜不得而摧沮東皇不得而料理也故世世以風節自高仲實者生意滿腔救身堅苦方其青純年少世味生澁遇之者裂吻蹙額縮舌僊𪗇及其體胖德老衣狐裘佩金玦色和氣溫時人美之曰樂只君子遐不黄耇既而祚國於燕被玄衮與魯咸共治正天下精淳醲郁之味養民生日用

之和與聖人同功在武丁時得傅說爰立作相以代咸
命之曰昔甘盤虛己受和惟咸惟仁交濟厥德沃朕心
用協調于萬邦爲治若和羹爾尚式乃前猷允協于中
罔俾咸仁專美於我有商後世稱賢相者皆咸仁之緒
餘云五世孫標仕召南爲大夫佐文王之化男女得以
及時詩人歌之周公采而次之國風用之於閨門鄉黨
邦國之化天子思標之績徵其子蓧俎豆乎祭祀賓客
之間俾修其祖業裂江南之地封之襲若木之爵都於

大庚從孫冉仕王國與粟陸氏之後同封為嘉侯以病坐廢依終南之族不遷遂分南北枝周衰秦一海内大興宫室渡渭屬之咸陽荒淫怠政事皆決于李丞相拔擢同彙凡杞梓楩楠樫樠楔櫻檍檀杻櫑之徒連茹並進封五大夫而黜扶蘇二世降軹楚羽屠咸陽舉若木之族而悉焚之昔之被服青黄丹堊之榮者皆煨燼之末秦尚才棄德而梅君幸無以材稱者伶傳㗖谷固自若也雖免于難而蕭條亦甚矣于是南枝獨盛北枝寒

落漢一再傳晁錯用事假託臭味疏閒骨肉腥穢東南大庾之裔不復登廟堂浮沉于世為鹽士染人冶人輩之所敬事曹操引兵迷道三軍病渴藁之雲仍有名林者避世山澤操詭于衆曰吾引若等見林矣軍士津津然喜躍名重當時尚如此嗣伯華者卒不偶于三代盛時歷漢魏亦無聞人當宋文帝時陸凱于江南見名春者學一枝玉立瓏首驚喜嘆賞采而驛薦之上國天下始知名又有名莊者風姿清麗尚武帝壽陽公主副笄六珈充

耳琇瑩光彩莫比時人榮之然伯華之風流醖藉高蹈塵俗蕭散孤特喜徜徉於深山絶谷斷橋流水竹籬茅舍之外與雪月爭妍雖與徂徠十八公渭上蒼庭筠為莫逆之交然二子者徒耐歲寒不改其操當是時英彩煥發清芬滿天地二子拱手下風不敢班也後世乃有如莊者慕富貴失身帝王家伯華之家聲頓減一宗含垢長往唐宋文貞公鐵石心腸為時端人伯華之枝始有出而與之交自是騷人詩士爭先延致苟非其人語

言無味也至我本朝如蘇黄輩傾心從遊播之歌頌惟處士林和靖有暗香疎影之句識者以為善於形容夫以氷清玉潔之姿雅度孤標與騷人詩士疇風酢月於荒寒寂寞之濵聲音氣味之孚感宜也自三代以下未與有道者交也引而置之莊嶽之間自伊川程夫子始夫子中興聖學英才萃門嘗進梅生澡而與之言曰子知萬物之榮枯乎此陰陽升降之大節也然逐枝逐葉自有一榮枯蓋各有一乾坤也澡曰物物各有一消長

亦不外乎一大消長此理一分殊之謂乎夫子莞爾而笑曰藻也始可謂言道也矣梅生得聞大道之要頗有矜色同門有龜山楊先生者深戒之俾其好藏清艷由是涵養益粹紫陽朱夫子一見如故人有尊中句裏說盡心期之語南軒張先生識於長沙王令尹坐上自謂平生佳絶無以踰此往往因伯華而思仲實慨然懷古於鼎味之中遥遥世冑人咏其德久而不忘根深本厚者如是哉東海之外真臘之墟有隱士者黄衣紫裏清

馨疊疊龔人慕梅君之令聞願為假子風骨絶不相似
世人安之而未察又有名梁者世傳其嘗佐禹治水能
興雲雨越人祀之其言荒誕君子不取也史臣曰梅氏
之先有二族一在商末封為伯以忠誠諫紂為紂所醢
屈原賈誼深悲之漢成帝時乾綱解紐九鼎將移南昌
故吏名福者乞斬佞臣頭而姦邪為之縮頸至我宋有
名堯臣者與六一居士為金石之交以詩文稱而忠諫
不逮吁何其寂寂也伯華仲實之後賊衰不齊毋足怪

者獨以愛華棄實之際于此可以觀世變近世好奇之士又訪梅君之長老耆厖龍鍾槁項而黃馘者爭貴重之華實之衰不問也此又世道之一變後世鼎鼐不調尚偽忘真至以鼻吸斗酢為相業獨魯咸子孫衍裕於天下廟堂之上日夜思所以重其聲價為國家之大利乃以回天下精淳醲郁之味以養民生日用之和為不急之腐談嗚呼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託物作史以文為戲自韓昌黎傳毛穎始當時貪

常嗜瑣者呫呫然動其喙笑以為怪惟栁栁州奇之又有革華傳非韓筆法它人竄入無疑至坡公又作羅文葉嘉黄甘陸吉江瑶柱俱傳屏山劉公亦有蒼庭筠傳李忠定公又有武岡侯文城侯文信侯三傳亦各有寄興焉予與大庚公託契舊矣病暑無與語遐想風致為作世家其源深流長有不容不盡著見者未必怪也終自愧其常且瑣耳

魯齋集卷十四

魯齋集卷十五

宋 王柏 撰

續雜著

皇極總圖四

元辰元元日元元月元元歲元元世元元運元元會元元

會辰會會日會會月會會歲會會世會會運會會會會元

運辰運運日運運月運運歲運運世運運運運會運運元

世辰世世日世世月世世歲世世世世世運世世會世世元

歲辰歲日歲月歲歲歲世歲運歲會歲元

月辰月日月月月歲月世月運月會月元

日辰日日日月日歲日世日運日會日元

辰辰辰日辰月辰歲辰世辰運辰會辰元

右一

日水日火日土日石日辰日星日月日日

月水月火月土月石月辰月星月月月日

星水星火星土星石星辰星星星月星日

辰水辰火辰土辰石辰辰辰星辰月辰日

石水石火石土石石石辰石星石月石日

土水土火土土土石土辰土星土月土日

火水火火火土火石火辰火星火月火日

水水水火水土水石水辰水星水月水日

右二

乾坤乾艮乾坎乾巽乾震乾離乾兌乾乾

兌坤兌艮兌坎兌巽兌震兌離兌兌兌乾

離坤離艮離坎離巽離震離離離兌離乾

震坤震艮震坎震巽震震震離震兌震乾

巽坤巽艮巽坎巽巽巽震巽離巽兌巽乾

坎坤坎艮坎坎坎巽坎震坎離坎兌坎乾

艮坤艮艮艮坎艮巽艮震艮離艮兌艮乾

坤坤坤艮坤坎坤巽坤震坤離坤兌坤乾

右三

八一七一六一五一四一三一二一一

八二七二六二五二四二三二二二一二
八三七三六三五三四三三三二三一三
八四七四六四五四四四三四二四一四
八五七五六五五五四五三五二五一五
八六七六六六五六四六三六二六一六
八七七七六七五七四七三七二七一七
八八七八六八五八四八三八二八一八

右四

元會說

元之元至元之辰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元會運世歲月日辰雖未有跡之可尋而其理已粲然備具于中矣

元一

會一

此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之時也

會二

此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之時

會三

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之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會四

此二氣交感化生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之時惟

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惟人也以下當在會六之首

會五

上古結繩而治穴居而野處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之時也

會六

聖人始定之以仁義中正立人極之時於是有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徳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為罟以佃以漁葢取諸離庖犧氏没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葢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葢取諸噬嗑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垂衣裳而天下治葢取諸乾坤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

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杵臼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葬者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邵子於堯之世始紀甲子於甲辰之下書唐堯即

位於是即其數而推之具管見于左

一元十二會

一會三十運

一運十二世

一世三十年

歲月日辰如常數

此邵子經世之大數也蔡西山曰一元有十二會

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猶一歲十二月三

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辰也又曰一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一會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月一運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日一世有十二萬九千六百辰皆自然之數非有所牽合也愚竊窺之以為元會運世者先天大運也布算推卦宜如先天圖一定而不可易歲月日時後天小運也布算推卦宜如後天圖微有不同而實本於先天也

述民志

辛亥之秋發當大歉皇天仁愛下民特啟上心賜之良牧仍以部使者之權鎮撫之以活千里百萬生靈之命旄倪鼓舞而相慶曰而今而後吾知免于溝壑矣竊以為下車之初所當先者莫急於講行荒政輙述民志條具如左

一曰大寛民力

首乞出自特筆勿與官吏議亟行曉示及帖諸邑將淳祐十年下五等稅賦盡行倚閣候來年麥熟

起催益周官以荒政十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
薄征方當萬目睽睽觀政之時首聞此舉出自特
見喜躍可知實荒政之先務收拾人心之大機也
議者曰既倚閣十一年税賦而不言十年者何也
蓋善良下户真實貧弱者往往保長催納無遺所
負者多是姦民猾吏計會拖欠以希横免其善良
者實不霑惠今止言十一年分以其當年旱歉之
故均行寛大之政非欲恵姦猾也所謂勿與官吏

議者無他意也葢官吏往往不識治亂安危之大體徒能翦翦以目前窘乏為憂其言必曰郡計赤立倉庾無再月之糧軍士冬衣錢未有指準大閱未有支散今年大禮諸軍未有給賜此皆至急至迫不可闕者安有餘力可以倚閣稅賦哉此則固所當慮者其實不然小户斗粟尺帛何足以補郡家之大計郡計之匱非實空虛也幸自有遺賦在民但不在此等下户耳州吏無遠謀大濶略於外

邑止取足於金華縣吏無遠慮止取足於在城大縱弛于外鄉然其所以濶略者豈徒然哉皆有所受而不敢督促今若察見此弊改絃而理之不一二月不慮無財所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豈欺我哉必不得已苟欲作急解目前之匱窘州庫自有金銀器皿責付郡吏時暫質之大家便可從容矣何至過憂乎

二曰急聚糗糧

首乞申奏盡借常平見存之米及申奏告糴于浙

西劄下樽節通放目下雖未當便行賑濟急借常

平之米何也葢數年以來求外邑之米顆粒不到

州倉一郡之遣盡仰給於金華一邑所以州倉無

儲積金華米價翔踴故目前雖知旱傷之可畏州縣

仍舊預借十一年秋米以應軍糧公私交窘便覺

氣象皇皇今急借常平之米便可抵數月之用待

檢放已明然後起催民戸無詞次第輸送亦自不

誤賑濟也且得上下無煎迫之態足以差慰人心

申奏告糴須當寛作數目以二三十萬石為約其

實未必用十分之一也事固有先聲而後實者寛

作數目不特人心大安有米者不敢閉糴矣須乞

行下臨安府嚴州置歷批放不許阻節

三曰置局講行

一乞親書數劄于上寓公次則吏書問所以救荒

之策庶幾博盡群議其要自在籌度其可行者行

之

一乞牒通判主局見在中寄居如季通判鏞徐通判邵孫王知縣夢得等皆號通才或請為局官同共商議

一乞便請局官探訪士邑見任官吏七邑寄居士友公廉通練者姓名類為一冊以待差委

一乞即差官檢踏旱傷抄劄戶口檢放雖曰有定時往往率意遲緩民不能待耕荒以布麥所差官

不見腐苗朽穗不敢多申分數所謂檢放者止得蠲少秋賦而夏税科賦凡十餘色之費固無所從出况又秋賦蠲放不實民力必至大困今旱禾雖已收割趂晚禾尚在田委官得分數之實也若抄劄户口之官乞即與檢踏官相繼而出使千里之民知有賑濟之望民心自然大安必不輕棄家業流離四方矣

一救荒有二名一曰賑濟二曰賑糶夫賑濟者皆

老幼病患無依倚無經紀之人也既抄劄姓名審覈給歷直計口食而供養之而已若此者料亦不為甚多既有常平之米又有社倉廣惠倉之積皆當撥為賑濟然社倉廣惠有名無實有害無利不于此時而盡散之空悞朝廷指擬此米為害未已也其間亦有已糴者索其錢湊為糴米其未糴者預期告報撥隸何所先常平之散若以此三項米賑濟度亦不為不足夫賑糴者減價收錢而授米

也價不減無以謂之賑價太減或能激其穹視市價之低昂而畧損之可也使人人知州郡有米其如此之多而不知者無所規利價亦不至於太穹價不穹而市有米荒政舉矣

一局中不可令富室干預葢爲富者不仁巧爲謀計以便己私書生臨其中而不知也昔趙都承於此講行賑荒也官吏嚴明規模詳密深山窮谷亦有米可糴民到于今或稱之然當時之大害政與

巨室為謀其一以物力數糴其二抑價太低以物力數米者此富室之大利貧弱之大害也發之上戶非浙右江西之比號至富者不可班于兩路至劣之家其所謂第二三等戶葢有極窘匱者今以物力數糴例以上三等為準則當數者戶名多實富者得數少言若均一而姦計正在此中物力之不足憑也尚矣自經界來不曾推排物力數年來不曾過割稅色其産去稅存者至多此物力之虛

實不可憑也兼物力中墳墓山様竹脚池塘無米可收故貧乏之家為物力之累無力陳乞畏憚號令不免破家賣産糴米以應官司之數而上戸富實者不肯與人收割物力反少可以拱手安坐以待高價之利富益富貧益貧其大不均有如此者大抵人戸得歴頭受賑糶者無戸口十分之二而告糴於人者不可以數計也官既立價太低有米者必不肯甘心盡出低價耳目之所不及威令之

所不行必閉糴而不售無賑糶之例迫于一饑必將哀乞于人盡力私增倍價期於得米而不敢言官價雖平而私價不期穹而自穹矣當時私價踰於官價二倍是知物力均數名雖甚公而意甚私官價太低乃所以激私價之必高此不可不鑒一下本局選有心力官吏往平江糴米須於目下即料理啓行要在運司大農等未和糴之先趁辦庶幾價廉而米易得緩則價穹而無可糴之理彼

蘇秀之民勢須應副朝廷和糴豈敢糴與外郡兼浙東旱傷之州亦多若他郡皆出此計則後至者束手今以郡計盡數約之或可糴三萬石米既至則糴常以萬石之資循環于道路旋糴旋般隨糴隨糴雖果至三萬石可也仍給榜外邑召募客販許陳乞實數借本州米歷于關津通放却欲此米在本州出糶只依時價更不裁減如此則應募者亦必多向者但能科米於一境之内而念慮殊不

及遠故施狹而民困

四曰消弭盜賊

周之荒政十二曰除盜賊凶荒之年民迫饑寒盜賊易起與其除之于已動孰若消之於未形今州郡講行荒政既早轉糴米數又寬姦民固已無詞搖動民心更能踈剔獄訟不致淹延禁戢豪强不相侵奪如此周防曲慮庶或可保奠枕近城間有一二宗子把持州縣專以欺詐白奪爲生者或足

以召變又聞遠鄉有數處專為羣盜之窩藏逋逃之淵藪晝伏夜出三五為群帶刀塗面牽牛椎狗劫掠財物幸未至於殺人此亦嘯呼之端也城中則有開櫃坊停賭博者其風甚盛多是十數為黨倚驕惰之卒無藉之胥為之持局引誘良民欺騙博脱合分財物恣其醉飽此盜賊之所由生也遠鄉無窩群盜無所歸著不能糾合其黨城中不與廂吏通同則為盜易敗無以行其術廂吏窩家皆

盜賊之盟主也須行痛治此外又有鄉村惡少平時無藉挾刃刼奪雖未成黨歉歳既無一飽之資乘間抵隙亦能倡為不靖如此等人乞帖鄉都官密竊體訪以姓名來申視其人數多寡或令津遣前來就教場擘試武藝精者或補剌軍額次者充巡尉司弓手又次者或給賑濟口劵或責付義役莊量給廩稍使充本都緝捕盜賊此皆欲消盜賊於未形之策也

五曰斥逐貪官暴吏

此等人於樂歲豐年未見其甚害當此凶荒其能激變召禍也必矣廛氓不敢指斥姓名乞採之公論壁立萬仞力行斥逐之

右五議未能詳盡又有不能自已者蓋千里之民深恃賢使者為更生之命厚我所以厚蒼生願明公勞于求才逸于委任執要以御煩舉綱而振目愛養精力為應變周慮之本毋自困于簿書期會之中此又

吾民之深懷干冒崇嚴不勝震懾



魯齋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魯齋集卷十六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侍讀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楊鸞

魯齋集卷十六

宋 王柏 撰

辨

詩十辨

序曰聖人之道以書而傳亦以書而晦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與道為體然載道之全者莫如書既曰以是而傳又曰以是而晦何也在昔上古教化隆盛學校修明聖人之道流行宣著雖無書可也惟教化有時而衰

學校有時而廢道之托於人者始不得其傳然後筆於言存於簡册以開後之學者而書之功大矣及其專門之學興而各主其傳訓詁之義作而各是其説或膠於淺陋或鶩於高遠援据傳會穿鑿支離詭受以飾私駕古以借重執其詞而害於意者有之襲其訛而誣其義者有之遂使聖人之道反晦蝕殘毀卒不得大明於天下故曰以書而晦此無他識不足以破其妄力不足以排其非後世任道者之通病也紫陽朱夫子出而推伊

洛之精藴取聖經於晦蝕殘毀之中專以四書爲義理之淵藪於易則分還三聖之舊於詩則掇去小序之失此皆千有餘年之惑一旦汛埽平蕩其功過孟氏遠矣然道之明晦也皆有其漸葢非一日之積集其成者不能無賴於其始則前賢之功有不可廢正其大者不能無遺於其小則後學之責有不可辭大抵有探討之實者不能無所疑有是非之見者不容無所辨茍輕於改而不知存古以缺疑固學者之可罪狃於舊而不知

按理以復古豈先儒所望於後之學者雖後世皆破裂不完之經而人心有明白不磨之理縱未能推人心之理以正破裂不完之經何忍徇破裂不完之經以壞明白不磨之理乎予因讀詩而溥有疑既而思益久而疑益多不揆淺陋作詩十辨一曰毛詩辨二曰風雅辨三曰王風辨四曰二雅辨五曰賦詩辨六曰豳風辨七曰風序辨八曰魯頌辨九曰詩亡辨十曰經傳辨非敢妄疑聖人之經也直欲辨後世之經而已

毛詩辨

愚嘗求三百篇之詩矣固非唐虞夏商之詩也固非盡出於周公之所定也亦非盡出於夫子之所删也周公之舊詩不滿百篇先儒以爲正風正雅是也夫子之删固非删周公之所已定删周公之後龐雜之詩存者止二百有餘篇先儒以爲變風變雅是也頌雖無正變之分而實有正變之體周公夫子合而爲三百篇而總係之於周也然今之所謂三百篇者皆周公夫子之舊乎

愚不得而知也昔成康既没之後至孔子時未五百年
雖經幽厲之暴亂而賢人君子之隱於下者未絶也太
史册府之掌藏未亡也太師瞽瞽之音調未失也而雅
頌寵雜已荒周公之舊制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正之況
東遷之後周室已極衰微夫子既没而大義已乖樂工
入河入海而聲益廢功利攘奪干戈相尋視禮樂為無
用之器至於秦政而天下之勢大亂極壞始與吾道為
夙怨大仇遂舉詩書而焚滅之名儒生者又從而坑戮

之偶語詩書者復厲以大禁其禍慘烈振古所無漢定
之後詩忽出於魯出於齊燕國風雅頌之序篇什章句
之分吾安知其果無脫簡殽亂而盡復乎周公孔子之
舊也夫書授於伏生之口止二十有八篇參之以孔壁
之藏又二十有五篇然其亡失終不可復見者猶有四
十有餘篇其存者且不勝其錯亂訛舛為萬世之深恨
今不知詩之為經藏於何所乃如是之秘傳於何人乃
如是之的遭焚禁之大禍而三百篇之目宛然如二聖

人之舊無一篇之亡一章之失詩書同禍而存亡之異
遼絶乃如此吾斯之未能信夫天下之書合千萬人之
言如出於一人之口吾知其傳之之的也雖數人之言
而亦不能不異者吾知其傳之之訛也以其傳之之的固
幸其言之無不同以其傳之之訛亦幸其言之有所異
也何者與其彼此俱失而無它左驗固不若互得互失
而可以參考也是以漢初最善復古而齊韓魯三家之
詩並列於學官惟毛萇者最後出其言不行於天下而

獨行於北海鄭康成北海之人也故為之箋自是之後學者雖不識毛萇而篤信康成故毛詩假康成之重而排迮三家獨得盛行於世毛鄭既孤行而三家牴牾之迹遂絕而不得參伍錯綜以訂其是非凡詩家疏義等學合十有二種凡九十餘家至本朝又三十餘家無非推尊毛鄭崇尚小序學者惑於同而忘其異遂信其傳之之果的也且萇自謂其學傳於子夏按子夏少夫子四十一歲至漢已三百年烏在其為得於子夏哉若傳

於子夏之門人則流派相承具有姓氏不應晦昧湮沒詭所授受以誑後世惟魯詩有原見稱於史至西晉而已亡陸機雖撰毛公相傳之序上接子夏而又與釋文無一人合其僞可知愚是以於毛詩尤不能不疑也

風雅辨

昔者朱子破千載之惑退黜小序删夷纒繞作為詩傳自詩之湮没經幾何年而一旦洗出本義明白簡直可謂駿功無有遺恨惟風雅之别雖有凡例而權之篇什

猶未坦然故其答門人之問亦多未一於是有腔調不同之說有體製不同之說有詞氣不同之說或以地分或以時分或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說皆可參考惟腔調不傳其說不可考也近世儒者乃謂義理之說勝而聲歌之學日微古人之詩用以歌非以說義也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究其為說主聲而不主義如此則雖鄭衛之聲可薦於宗廟矣天作清廟可奏於宴豆之間矣可謂捨本而逐末凡歌聲悠揚於喉吻而

感動於心思正以其義焉耳苟不主義則歌者以何為主聽者有何可味豈足以薰烝變化人之氣質鼓舞動盪人之志氣哉善乎朱子之答陳氏體仁也舉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故曰詩出於志樂出於詩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又曰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以推而得之乎三百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絃歌已乎旣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耶所謂腔調

之說灼知朱子晚年之所不取也至於楚辭之集註後詩傳二十年風雅頌之分其說審矣其言曰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以此例推之則所謂體製詞氣所謂以時以地以所作之不同等說皆有條而不紊矣竊謂朱子所條之凡例正以周公所定風雅頌而別之律以先儒所謂正風正雅者無一不合但於所謂變風變雅者有不得而同後學無以處此遂横生枝葉

以求合凡例而不能按据凡例以釐正舛訛所以辨義起而卒不能定故為之言曰先儒正其大義而不能不遺其小節以待後之學者此也

王風辨

詩何自而始乎於堯之時出於老人兒童之口者四字為句兩句為韻豈嘗學而為哉衝口而出轉喉而聲皆有自然之音節虞舜君臣之賡歌南風五絃之韻語與夫五子御母述戒之章體各不同歷夏商以來謳吟於

下者格調紛紛雜出而無統周公於功成治定之後制作禮樂推本文王之所以王周者化基於衽席而風動於鄰國取其聲詩義理深長章句整齊者定為一體適有合於康衢擊壤之章而重之名之曰風被之管絃以為家鄉邦國之用止二十餘篇而已及其立為學宮取為燕享宗廟朝會之用亦因以放此章句總為一代之樂及夫子祖述周公之意删取後世之詩以合乎風雅頌者亦不敢參以别體故周七百年之詩如出於一人

之手非作之者共此格調也乃取之者守此格調也三百篇既同此格調而又有風雅頌之名者何也蓋作之之意不同而用之之節亦異今先以風言之周未有天下之時近而宮女遠而南國被文王之化形於辭者此風也周既有天下之後分封諸國列國之民感國君之化有美有惡焉形而為歌詠者亦此風也王國之中感後王之化亦有美有惡焉形而為歌詠者亦此風也凡在下之作槩謂之風初不系周之盛衰但當其盛時風

如二南當其衰時風如黍離何獨於東遷之後雅始降而為風乎平王之雅不可降而為風猶文王之風不可升而為雅其曰國風者周為商列國之風也其曰王風者周王天下以後之風也風只此風也風之上所繫有不同耳安有可升可降之理哉後世因降之一字遂謂平王以前有雅無風雖風亦强名曰雅是皆於降字之義有所未明於是風雅之部分雜矣況周自武成以來至平王時且三百五十年成康之際仁義漸摩薰陶情

性教化盛矣内而妾媵之微外而井里之衆環王畿千里之地卒無能吐一詞歌一語與豐岐江漢之詩律吕相應寂寥湮没終無一章之風可以備聖人之删存逮東遷之後土地日蹙一旦興起播之篇咏遽有十章之夥豈理也哉至於何彼穠矣一詩平王以後之詩也合次於王風明矣今乃强尊之而名於二南或謂武王之詩則又强抑之列國之類進退無據以此推之它可知矣愚敢謂二雅之中不合於正雅之體用者皆當歸之

王風焉

二雅辨

愚又考小雅之正詩其爲體有二一曰燕享賓客之樂二曰勞來行役之樂朱子所謂歡忻和說以盡羣下之情者也大雅之正詩其體一曰會朝之樂而已朱子所謂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者也據二雅之體而正今之詩以正小雅而亂入正大雅者有之而正雅亦不得爲全無疵矣至於變雅之中有變雅之正者焉有變雅

之變者焉有章句繁多詞語嚴密有似大雅之體者焉又有言語鄭重義理曲折又皆王公大人之作者然施之於燕享非所宜用之於朝會又不可無乃出於放臣逐子出妻怨婦樽酒惻勞之所奏者乎此又變雅之再變者也或謂決古人之疑只有義理證驗兩事今求之義理固亦可通責以證驗絶無可考不能不反致疑也予應之曰諸經悉出煨燼之餘茍無可驗而漢儒臆度之說何可憑哉聖人於杞於宋尚有不足徵之嘆況求之

後世乎有一於此與其求之於漢儒臆度之説孰若只求之於正雅之中詞氣體格分畫施用豈不曉然其為證驗莫切於此尚何外求哉且夫怡怡疇勸之情與譏刺怨傷之意其心不同也稱述先王之盛德大業與感慨後世之昏朝亂政其言不同也協之以八音和之以六律由是美教化厚風俗與夫私心邪念聞之而有所懲警者其用不同也發之於人心者既不同形之於言語者亦且異施之於事者俱無所合有是三不同而得

以同謂之雅可乎雖聖人規模寛廣而條列不應紊亂如此其始出於降風之一言而不知其所謂降之義遂使後世不識二聖人禮樂之正意誦之者冥然聽命於小序良可悲也愚故謂變雅之不合於正雅者悉歸之王風其說審矣

賦詩辨

作詩所以言志也賦詩亦以觀志也觀其志不若觀其禮志無定而禮有則也夫歌咏者發於天機之自然而

人心不可飾於倉卒之一語是皆可以觀其志之所向而吉凶禍福之占亦因此而定此春秋之時所以賦詩於盟會燕享之際而有不可掩其本心之情偽者蓋一吟一咏聲轉機萌事形詩中志形詩外真情故態不能矯誣自非義理素明於胸中而有能勉强不失於金石籩豆之間哉當是時惟鄭國七子六卿之賦為最盛而趙文子韓宣子於立談之頃猶足以定其終身之所就亦可謂善觀矣予則謂善觀樂者不觀其志而觀其禮

先儒所謂禮先樂後者蓋事有序而后能和此樂之本也以燕享而及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以諸侯而奏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恐不得謂之當然惟二南之樂得人倫之正為教化之先可以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小雅之樂已不同矣有天子宴諸侯之樂焉有上下通用之樂焉此則截然而不可亂舞位且有多少之數歌詞豈無異同之分玩其義審其音則樂之本不待索之於鏗鏘節奏之末而後知昭懿之後僭禮已多況

東遷乎夫君臣之分天地之常經也毀冠裂冕暴滅宗周逆理亂常之事接武於史人心之樂喪壞無餘焉足以責之於鐘鼓律呂之中猶有降殺等威之別哉如晉侯之賦假樂賦既醉齊侯之賦蓼蕭此諸侯僭天子之樂也楚令尹之賦大明季武子之賦緜韓宣子之賦我將此大夫僭天子之樂也魯曰秉周禮其宴范宣子也為之賦彤弓宣子不敢當歸美於文公焉其宴甯武子也亦為賦彤弓賦湛露武子以為肄業之所及而詭辭

焉禮樂之大分尚有間存於人心者魯之所秉亦微矣固無望於他國也是以晉享穆叔而奏肆夏奏文王穆叔俱不拜亦似乎知禮者其對曰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此果穆叔之言乎抑傳之果無誤乎是皆未可知也棠棣之詩周公之詩也左氏以為名穆公之作楚歌武頌而三章六章與今詩差互亦何以知其為楚之差毛鄭之差左氏之差也至於魯三家者嘗以雍徹矣非有聖人之明訓後世亦將以為

當然而反證雍之可以通用矣大抵左氏之言多失之誣而春秋之禮亦失之僭皆不可引為三百篇之證愚故曰宴享而奏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諸侯而用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不得謂之當然

豳風辨

豳何為而有詩也豳之有詩非周公之意也以今七月篇考之蓋周公推王業之原本出於后稷播種之功以成王尚幼未知稼穡之艱難故紀其天時之變遷人事

之勤勞使瞽矇朝夕諷於成王之側與無逸之書實相表裏其忠誠懇惻之意篤厚如此然其詩不立之學官不播之二雅毛萇忽名之曰豳風則何以知其為周公之意也邪夫子感周公之作取之以為法於後世以凡例律之謂宜存之於變雅也明矣今儕之以風繫之以豳不能不啓學者之惑故昔人嘗考之於齊魯韓三家俱無所謂七月之章而毛氏獨有之謂其非周公之作固無所考以杜毛氏之口謂其果列於豳風之中則後

世之疑不一而毛氏亦無以釋其惑也詩遠無傳也久矣且其事始於后稷係之以邰可也而其詩作於周公係之以周可也今不邰不周冠以公劉太王之豳上無以見其始下無以見其成曰七月曰九月夏正也曰一之日曰二之日周正也一章之中二正並舉何哉況公劉太王商之列國也豈有不受商之正朔乃上稱夏正下創周正是不待商紂之淫亂而先有簒商之志也愚故知其必非周公之意也或謂七月之詩恐與豳詩差

互揉亂而傳者失其真豳歌豳之文見于周禮之籥章既曰豳詩又曰雅頌且無所謂風之文安有一詩以備三禮之用歐陽公遂併周禮而毀之則過矣王氏謂豳故有詩而今亡後世妄補之云耳此言近之矣是皆以部分未安章句可疑而生此紛紛之說也夫七月而系之以豳猶云可也使周公東征九詩而俱系之以豳無乃太遠乎是故文中子謂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其風變矣惟周公能正其變故夫子系之以豳

其意深遠可謂曲推其妙長樂劉氏則謂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而攝引其詩使還周公也其說益巧矣不知夫子之意果如是乎如文中子之說豳本變風以周公能復升為正風如劉氏之說豳實雅也變而為風曰風曰雅曰正曰變可降可升得以意定初無定體不知聖人之法果如是乎夫鴟鴞之名見於金縢之書金縢之篇系於洪範旅獒之後聖人於書未嘗有回互委曲之意而於詩乃極其斡旋技拭之功聖人之心光明正

大必不如是之茍率也夫殽谷闕西北之陲也三監東南之壤也地之相去也數千餘里事之先後也數百餘載有周公自作之詩焉有軍士百姓之詩焉今雜然强附茍合於一風之中孰謂夫子之聖有如是之部分哉漢儒無識大略如此故愚願以豳風七詩以類分入於變雅焉或者難之曰十三國風其來已久今遽缺其一無乃太駭乎愚曰不然列國之有風既未知其果定於十三之數乎而十三國之名亦未知其果為邶鄘衛

王鄭魏唐秦陳檜曹豳果有詩則當列於二南之上與其推本文王之化又豈若推原后稷之功之為深遠哉豳之為風可以知其决非周公之意也

風序辨

讀書不能無疑疑而無所考缺之可也可疑而不知疑此疎之過也當缺而不能缺此贅之病也夫魯宋之無風說者以為王者之後不陳其國之詩此亦因其無詩而强為之説而不計其理之未通也曰唐曰曹曰衞於

魯為兄弟之國也曰陳與宋俱帝王之後也夫陳衞唐曹何不得與宋魯並而獨陳其詩乎其說窮矣列國之詩俱得陳之於周之天王固非闗於魯也夫子删其繁亂豈求之周太史盡舉而歸魯以定其黜陟也哉特以魯用天子之禮樂太師傳於周而奏於魯也夫子因得而删之耳其傳於魯者固未必盡得周之所藏周綱不競諸侯不臣其本國之詩亦未必盡陳於周也則其所遺逸者亦多矣凡後世名為逸詩者不知夫子既删之

餘乎抑漢儒傳誦之遺乎此皆無所考而當鈌者況國風之次序尤不必贅為之辭夫十三國之次序不同之説有三曰周名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者此夫子未删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之次序也曰周名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者此鄭康成詩譜之次序也曰周名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之次序也程子亦因今序而為之説謂邶鄘衛之所以先者衛首併邶鄘為亂首也此亦因文未有以證其決

然為夫子之舊序則其先後之間不害大義誠有不必穿鑿者故歐陽公曰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大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得其本而不通乎末闕其疑可也雖其本有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況其末乎其說得之矣今又自為詩譜定其次序而又不能不惑於小序之失何躬病之而躬蹈之乎惟朱子去小序之外此等皆置而不復講其意深矣學者但當悼後世之不幸不得見聖人之舊經相

與沈潛玩味其無所疑者斯可矣則其可疑者雖聖人復生亦將闕之也巳

魯頌辨

鈌疑之義為其無所考證不得巳而鈌之也或幸而有所考證亦何為而不決之哉夫魯之有頌亦變頌也惟閟宫一篇獨歐陽公歷考僖公之時初無所謂淮夷徐方荆楚之功深以為疑其所論辨亦詳且明若遂以為非僖公之詩乎則詩中有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兩句終

不可泯没是以朱子於他篇皆曰無所考獨以此篇為僖公之詩無疑者正以此兩句為可信也愚嘗即其詩而熟味之固不敢以為非僖公之詩也意其間有顛倒參錯之誤是蓋傳之者之過也若引孟子之言為據則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為頌周公也審矣又嘗考周公之世家雖周公亦未嘗有戎狄荆舒之役然亦無他明證不敢必以為非周公之事也孟子之時詩書未火宜得其實又不應無所據而兩闕就其說雖闕取

義固善詩者之常至於提魯頌之號而以僖公易以周公亦恐孟子不如是之耄也或以為僖公四年嘗從齊桓公伐楚魯遂以為僖公之功也當是之時楚方強大桓公且不敢與之戰而卒與之同盟在齊猶為可羞況於僖公因齊之師從人之役進無尺寸之功而敢退為虛誕之辭侈大浮誇以誑國人夫子尚何所取以播其醜哉必不然矣若夫徐方淮夷之事則與荆楚不同聖人存之於書載之於費誓之篇其為頌伯禽之言昭灼

明驗無可疑者顧讀之者偶未思耳又竊意土田附庸之下辭氣未終血脉不貫移泰山岩岩保有鳧繹兩章於此倫序方整既不害其為僖公之詩亦不妨以為伯禽之事至於則莫我敢承以下文意亦不相接俾爾昌而熾一段當承於亦其福汝之後方為聯屬古人作詩章句雖重而有味條理雖寛而實密必不如是之斷續破碎也觀此一詩命辭措意雅奥淵原必出於賢人君子之手而周公伯禽之魯氣象尚可挹也則其斷續破

碎之疵可以知其為傳者之誤惟駉與有駜二詩未知其為何時之詩詳考其思樂泮水一篇則可以知其為頌伯禽之詩蓋其詩專以平淮夷來獻馘於泮宮而作也夫魯之盛無出於伯禽之時自是以後武功不競世為弱國烏有此雋偉之績哉祝而願之之說鑿尤甚矣蓋願祝之辭與鋪陳事實之辭語脉逈異且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味其辭氣雍肅句法莊重非伯禽

其誰當之愚故曰幸而有所考證而求其考證之的又孰出於聖人之書既足以破後世之惑亦胡為而不決哉

詩亡辨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集註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此朱子本程子楊氏之說而趙岐未有此論也二說本甚案以之釋孟子之言

妄疑其少疎也葢自穆王以來政教號令已不及於天下雖宣王修政教於幽厲之間晚已不競平王東遷而周道衰二雅於是不復作矣此程子之言確爲至論黍離之詩周大夫之作也以王之大夫而作爲是詩歸之於雅宜也然其閔周室之傾覆傷宗廟盡爲禾黍其辭悲其意深與稱述先王盛德大業者固不侔矣施之於燕享非所宜奏之於朝會又不可繼之於二雅之正經無是辭也實同於風土情思之作謂之王風可也以其

作於大夫也故曰降此楊氏之言包括詳盡然孟子之言實二經始終之要亦義理之所關也若謂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為朝會之樂春秋者自為魯國之史事情濶遠而脉絡不貫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頌俱在其中非獨以為雅詩也是知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所當涵泳而研究之若視為浮辭而删節擺脫則情閒而理迂恐與孟子本意不無少舛也惟河汾

王氏窺見此意直以春秋詩書同曰三史其義深矣愚竊意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廵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回徐方之馭而廵狩絶迹夷王方下堂而見諸侯如敵國矣而政教號令固已不及於天下而諸侯亦豈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於是不得而知也宣王復古僅能會諸侯於東都二雅雖中興而諸國之風亦無有也諸國之風既不得而知今見於三百篇之中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之於

樂工之所傳誦而陳詩之法則不舉久矣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雖異而用則同說春秋者莫先於孟子知春秋者亦莫深於孟子而後世猶有未明其義者愚每謂至此未能釋然乃因為之辨

經傳辨

自咸陽三月之燄熄而經已灰後世不幸而不得見聖

人之全經也久矣出於煨燼之餘者率皆傷殘毀裂而不可綴補經生學士不甘於缺疑而恥於有所不知又不敢誦言其為傷殘毀裂之物於是研精極思剞劂轇訂雕刻藻繢日入於詭而傷殘毀裂之書又從而再壞矣江左儒先尊經過厚而忘其再壞乃以為先王之教未經踐蹂歸然獨全者惟風雅頌而止耳又謂聖人欲以詩人之平易而救五經之支離孰知後世反以五經之支離而變詩之平易是殆不然當三百篇之全之時

而五經未嘗碎缺當五經之支離而詩亦未嘗平易又以後世傷殘毀裂之經視聖人完全嚴密之經又非所以言聖人之時之經也六經雖同一道而各有體猶四時均一氣而各有用此皆天理之不容已雖聖人亦不可得而以意損益之也聖人初何容心以此救彼哉若彼待此救則各有一偏則聖人之經在聖人之時已非全書矣於理有所未通然詩之為教所以異於他經者自有正說當周之初雖有易而本之卜筮雖有書而藏

之史官儀禮未嘗著周官未頒麟未出而春秋未有朕兆也周公祖述虞舜命夔典樂之教於是詔太師教以六詩是以詩之為教最居其先然其所以為教者未有訓故傳註之可說不過曰此為風此為雅頌此為比興此為賦而已使學之者循六義而歌之玩味其詞意而涵泳其性情苟片言有得而萬理氷融所以銷其念慮之非而節其氣質之雜莫切於此此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漢之劉歆得見聞之近乃謂詩萌芽於文帝之時

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吾故知各出其諷誦之餘追殘補缺以足三百篇之數耳烏得謂之獨全哉自是以來承訛踵陋訓詁傳註之學日盛而六義之别反堙至程夫子始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其門人謝氏又曰學詩須先識六義體面而諷咏以得之故朱子亦以為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於此是以於詩集傳每章之下分别比興賦之三義而風雅頌姑從其舊非謂風雅頌部分已明而不當易也亦

非謂於六義中風雅頌可緩而不必辨也特以其無所考驗而難於定耳朱子且難於定後世孰從而定之哉間嘗竊思朱子之作易本義也因晁氏古易復其經傳之舊于以正後世離經合傳之繆以是知周公之詩與夫子之詩必不雜出於風雅頌之中夫子未删之前周公之詩雖或龐雜猶幸正變之説尚存於既删之後故敢祖是例以析之詳味其正經之旨則漢儒殽亂之病不待疏駁而自見矣昔朱子嘗謂分詩之經分詩之傳

此說得之呂伯恭而朱子因立此例於楚詞集註今推本二先生之意而為是編因著其所疑於前以待有道者正之

魯齋集卷十六